

故事并没有演变成事故，男女已正式进入见家长筹备婚嫁的阶段

一男一女，两位“八0”后。

男，西北人，离异带一娃。女，东北人，单身。种种原因不详，男对再婚不抱希望，女对结婚兴趣索然。

二位“南漂”就业定居在同一城市，原本八竿子打不着，一次偶然被朋友拉着加了个微信，君子之交淡如水。

月余后某天，男突然发现微信早安却发不出，原来是被女拉黑。虽茫然不得其解，男亦颇有风度，再次申请加微。女加微后，男问何故。女道是曾发微信询问一事半日方得回复，遂认为其不太靠谱，出于谨慎删除微信。男苦笑解释，那日外出垂物自动进入勿扰模式，回信迟了实在不好意思，但绝非常态。男一度很想辩白自己是很有责任感

的人，最终觉得连面都未见过又何必多此一举，便硬生生将这个想法吞回了肚里。

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，两人互动仅限于朋友圈点赞或私聊早安，礼貌且生疏。

某日清晨，男醒来，抬手看表才五点多，天色尚早。男循例向女问个微信早安。片刻女复：“我感觉快要死了。”

男大惊，赶紧问何出此言。原来，女自新冠疫情后肺部持续有炎症未消，昨夜更突发急性肠胃炎上吐下泻，现整个人已虚脱散架，呼吸困难，各种不好不适一股脑袭来。这大清早的，一声“早安”问候，直接阴差阳错地把男当成了倾诉对象，手快发出了那几个字。

男知悉后未及犹豫，拿上车钥匙跑步下楼，驱车二十多公里从北到南赶到女住的小区。女面无血色、蓬头垢面，踉跄着勉强开了门，又如烂泥瘫在沙发上动弹不得。甫一进门，呕吐物的腥臭扑鼻而来。男心里感慨：“两次加上微信也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原来是要我来为‘老大妈’学雷锋啊。”内心虽自我调侃，男并没有停下自己的手脚。他抓起电话先打了“120”叫救护车，紧接着拿起扫帚拖把，将一地秽物清理得干干净净，屋里的空气马上清新了不少。

“120”到了，男和医务人员将女送上救护车，自己再开车一路跟随到了医院。男跑前跑后地办手续、拿针药等，告一段落后才想起自己牙没刷牙发没梳就匆匆出门，形象也和平时

大相径庭吧。不过救人重要顾不上呢？要是重要场合或相亲什么的就太不合适了。男不知道的是，他忙前忙后的身影，竟让女产生了恍如家人般可依赖的感觉，有一瞬间亦对自己今日邋邋不堪的形象徒唤奈何。

治疗一段时间后，女康复出院。女请男吃饭表示感谢。窗明几净的餐厅，男着装干净整洁绅士款款，女明艳动人施施然而来。及至落座，双方均愣了一下，待从惊艳中回归又有一种昨日重现隔世相逢的亲切。男惊讶地发现，“大妈”与那日初见判若两人，只见她身形窈窕，长发如瀑，睡醒剪水，吐气如兰，活脱脱“女神”再世。

话题从回忆中开始，那个忙

碌的早上的确尴尬，但成年男女的淡定使双方自然而然进入聊天舒适区，逐步打开了话匣子，也找到很多共同点，就好比合并同类项一样顺利。晚餐的灯光恰到好处，照得两人的脸亮亮的、心暖暖的……

日子一天天流逝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两人从打开一扇窗过渡到打开尘封已久的心门，男敢张开双臂接纳彼此的过往。经历两轮春夏秋冬，故事并没有演变成事故，男女已正式进入见家长筹备婚嫁的阶段。

现在，他们总喜欢互相打趣初次见面的情景，女说男“趁虚而入”，男自嘲“英雄救‘丑’”。

这是生活中的“剧本”吧。祝福这神奇的姻缘，更感叹其美好缘于底色是善良。

□文信子

正如哈金在《湖台夜话》自序的结束语所说：“这是一个在森林水边的孤寂之声，夜里有多少人听到并不重要。”

写作时必须“目中无人”

□宇秀[美国]

2021年春，我开始做“Meet域外典藏”文学公众号，希望哈金推荐他心目中的经典作家及其作品，想当然以为他会推荐小说家，比如他多次谈及的“偶像”契诃夫。但他发来一篇《论读者》，开篇就推荐给读者——更准确地说，是推荐给文学写作者的三位具有共同“读者意识”的诗人：俄裔美国诗人约瑟夫·布罗斯基、美国本土诗人罗伯特·科利里和约翰·贝里曼。

读罢，我立刻理解了以上三位诗人的创作原则对于哈金努力于创作“伟大小说”的启示与鼓舞——这三位诗人共同的创作原则即写作时“目中无人”。

乍一听，这原则很是“政治不正确”，和我们通常所说的面向读者、特别是面向出版市场的要求完全背道而驰。有人问哈金怎样才能抓住美国读者——显然，这问题的提出是基于他的写作在英文主流社会的成功，自然应有抓住读者的经验，哈金却回答在自己的写作中并不曾出现这个问题，因为他心里根本就没有特定的读者。

“由于我一开始是写诗的，我的读者意识也多少是诗人式的。”他推举的诗人布罗斯基，就以“真空”一词来指读者，即他写作时面对“零读者”。另一位美国本土诗人罗伯特·科利里则直白地说：“那首最卓越的诗对无人的空间说话——这是必备的勇气。”而约翰·贝里曼更令人惊讶地回答：“为你所热爱的、已经死去的人写作。”哈金认为贝里曼所指的是他心里的理想读者，即使这类读者不存在于当下。

这当然不是说诗人不在乎自己的读者，而恰恰他们在乎的是在每一部伟大的作品后面被时间验证了的读者——那些优秀的、久远的、终极的理想读者。

这个目标是不是太宏大、太高远了？哈金以他自己的创作在践行着这一目标。而我等籍籍无名者而言，如此目标至少可以鼓励我们努力排除杂念，安静地面对自己的心灵去写作。哈金得知我将用他这篇短文作为“经典荐读”的推荐语，回复说很高兴我喜欢他这篇文字，并慷慨地发来收录了此文的《湖台

夜话》全书电子版。

此书由“重建家园”“纸上生活”“小说天地”三部分组成，我一口气读完了第一部分。哈金讲得坦诚，让人感觉到一个写作者敞开的心扉。这开头就奠定了一个基调：这并非一部狭义的谈论创作技法的读物，它探讨了文学本质的东西，是作者的精神、眼界等这些统治技巧的形而上，倘若没有这部分，就像身体缺了头。哈金说，有出版社要求他删除第一部分，他曾考虑另写一些文章把第一部分换下来。收到我谈及《湖台夜话》的邮件，哈金回复说：“谢谢你的告诫。……你说得对，没有第一部分，会有被‘砍头’的感觉。”

此前，书中的另外不少篇章我在网上已读到过，此次系统阅读书稿后深感，哈金的所有文学写作便是在异国他乡、在一个异质文化的土地上“重建家园”的漫长艰辛的过程。而如此一个字一个字母出来的“重建”工程，如果内心没有自己坚定的“理想读者”，只是机会主义地找寻市场读者的话，是很难就既定的宏大目标持之以恒的。

“由于我一开始是写诗的，我的读者意识也多少是诗人式的。”他推举的诗人布罗斯基，就以“真空”一词来指读者，即他写作时面对“零读者”。另一位美国本土诗人罗伯特·科利里则直白地说：“那首最卓越的诗对无人的空间说话——这是必备的勇气。”而约翰·贝里曼更令人惊讶地回答：“为你所热爱的、已经死去的人写作。”哈金认为贝里曼所指的是他心里的理想读者，即使这类读者不存在于当下。

这当然不是说诗人不在乎自己的读者，而恰恰他们在乎的是在每一部伟大的作品后面被时间验证了的读者——那些优秀的、久远的、终极的理想读者。

这个目标是不是太宏大、太高远了？哈金以他自己的创作在践行着这一目标。而我等籍籍无名者而言，如此目标至少可以鼓励我们努力排除杂念，安静地面对自己的心灵去写作。哈金得知我将用他这篇短文作为“经典荐读”的推荐语，回复说很高兴我喜欢他这篇文字，并慷慨地发来收录了此文的《湖台

夜话》全书电子版。

此书由“重建家园”“纸上生活”“小说天地”三部分组成，我一口气读完了第一部分。哈金讲得坦诚，让人感觉到一个写作者敞开的心扉。这开头就奠定了一个基调：这并非一部狭义的谈论创作技法的读物，它探讨了文学本质的东西，是作者的精神、眼界等这些统治技巧的形而上，倘若没有这部分，就像身体缺了头。哈金说，有出版社要求他删除第一部分，他曾考虑另写一些文章把第一部分换下来。收到我谈及《湖台夜话》的邮件，哈金回复说：“谢谢你的告诫。……你说得对，没有第一部分，会有被‘砍头’的感觉。”

此前，书中的另外不少篇章我在网上已读到过，此次系统阅读书稿后深感，哈金的所有文学写作便是在异国他乡、在一个异质文化的土地上“重建家园”的漫长艰辛的过程。而如此一个字一个字母出来的“重建”工程，如果内心没有自己坚定的“理想读者”，只是机会主义地找寻市场读者的话，是很难就既定的宏大目标持之以恒的。

“由于我一开始是写诗的，我的读者意识也多少是诗人式的。”他推举的诗人布罗斯基，就以“真空”一词来指读者，即他写作时面对“零读者”。另一位美国本土诗人罗伯特·科利里则直白地说：“那首最卓越的诗对无人的空间说话——这是必备的勇气。”而约翰·贝里曼更令人惊讶地回答：“为你所热爱的、已经死去的人写作。”哈金认为贝里曼所指的是他心里的理想读者，即使这类读者不存在于当下。

这当然不是说诗人不在乎自己的读者，而恰恰他们在乎的是在每一部伟大的作品后面被时间验证了的读者——那些优秀的、久远的、终极的理想读者。

这个目标是不是太宏大、太高远了？哈金以他自己的创作在践行着这一目标。而我等籍籍无名者而言，如此目标至少可以鼓励我们努力排除杂念，安静地面对自己的心灵去写作。哈金得知我将用他这篇短文作为“经典荐读”的推荐语，回复说很高兴我喜欢他这篇文字，并慷慨地发来收录了此文的《湖台

夜话》全书电子版。

此书由“重建家园”“纸上生活”“小说天地”三部分组成，我一口气读完了第一部分。哈金讲得坦诚，让人感觉到一个写作者敞开的心扉。这开头就奠定了一个基调：这并非一部狭义的谈论创作技法的读物，它探讨了文学本质的东西，是作者的精神、眼界等这些统治技巧的形而上，倘若没有这部分，就像身体缺了头。哈金说，有出版社要求他删除第一部分，我曾考虑另写一些文章把第一部分换下来。收到我谈及《湖台夜话》的邮件，哈金回复说：“谢谢你的告诫。……你说得对，没有第一部分，会有被‘砍头’的感觉。”

此前，书中的另外不少篇章我在网上已读到过，此次系统阅读书稿后深感，哈金的所有文学写作便是在异国他乡、在一个异质文化的土地上“重建家园”的漫长艰辛的过程。而如此一个字一个字母出来的“重建”工程，如果内心没有自己坚定的“理想读者”，只是机会主义地找寻市场读者的话，是很难就既定的宏大目标持之以恒的。

“由于我一开始是写诗的，我的读者意识也多少是诗人式的。”他推举的诗人布罗斯基，就以“真空”一词来指读者，即他写作时面对“零读者”。另一位美国本土诗人罗伯特·科利里则直白地说：“那首最卓越的诗对无人的空间说话——这是必备的勇气。”而约翰·贝里曼更令人惊讶地回答：“为你所热爱的、已经死去的人写作。”哈金认为贝里曼所指的是他心里的理想读者，即使这类读者不存在于当下。

这当然不是说诗人不在乎自己的读者，而恰恰他们在乎的是在每一部伟大的作品后面被时间验证了的读者——那些优秀的、久远的、终极的理想读者。

这个目标是不是太宏大、太高远了？哈金以他自己的创作在践行着这一目标。而我等籍籍无名者而言，如此目标至少可以鼓励我们努力排除杂念，安静地面对自己的心灵去写作。哈金得知我将用他这篇短文作为“经典荐读”的推荐语，回复说很高兴我喜欢他这篇文字，并慷慨地发来收录了此文的《湖台

夜话》全书电子版。

此书由“重建家园”“纸上生活”“小说天地”三部分组成，我一口气读完了第一部分。哈金讲得坦诚，让人感觉到一个写作者敞开的心扉。这开头就奠定了一个基调：这并非一部狭义的谈论创作技法的读物，它探讨了文学本质的东西，是作者的精神、眼界等这些统治技巧的形而上，倘若没有这部分，就像身体缺了头。哈金说，有出版社要求他删除第一部分，我曾考虑另写一些文章把第一部分换下来。收到我谈及《湖台夜话》的邮件，哈金回复说：“谢谢你的告诫。……你说得对，没有第一部分，会有被‘砍头’的感觉。”

此前，书中的另外不少篇章我在网上已读到过，此次系统阅读书稿后深感，哈金的所有文学写作便是在异国他乡、在一个异质文化的土地上“重建家园”的漫长艰辛的过程。而如此一个字一个字母出来的“重建”工程，如果内心没有自己坚定的“理想读者”，只是机会主义地找寻市场读者的话，是很难就既定的宏大目标持之以恒的。

“由于我一开始是写诗的，我的读者意识也多少是诗人式的。”他推举的诗人布罗斯基，就以“真空”一词来指读者，即他写作时面对“零读者”。另一位美国本土诗人罗伯特·科利里则直白地说：“那首最卓越的诗对无人的空间说话——这是必备的勇气。”而约翰·贝里曼更令人惊讶地回答：“为你所热爱的、已经死去的人写作。”哈金认为贝里曼所指的是他心里的理想读者，即使这类读者不存在于当下。

这当然不是说诗人不在乎自己的读者，而恰恰他们在乎的是在每一部伟大的作品后面被时间验证了的读者——那些优秀的、久远的、终极的理想读者。

这个目标是不是太宏大、太高远了？哈金以他自己的创作在践行着这一目标。而我等籍籍无名者而言，如此目标至少可以鼓励我们努力排除杂念，安静地面对自己的心灵去写作。哈金得知我将用他这篇短文作为“经典荐读”的推荐语，回复说很高兴我喜欢他这篇文字，并慷慨地发来收录了此文的《湖台

夜话》全书电子版。

河流醒来睡去，睡去醒来，明天一睁眼，已经换了一拨人，蜥蜴也有了下一代

路过河边

□王国华

有人穿着短裤和背心，甩着胳膊跑步。几个大妈穿着鲜艳的衣服，手持各色丝巾，抖动着，排成一队翘起大腿拍合照。

洗手间整洁干净，有取之不竭的手纸。路边有直饮水机。摁住按钮，水直直地冲上来，正好冲到嘴里，喝起来过瘾，就是经常冲到鼻孔里，顺便把鼻子也洗了。

一个戴黄色塑料帽的环卫工，手持水管子给大片的干日红浇水。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磕磕绊绊地走来，向环卫工讨要水喝。清洁工笑着递给他。充足的水流冲刷着水管子，在孩子手中一扭一扭。一位年轻妇女从后面急急忙忙地跑过来。

河边摆放着一些木质棕色长条椅子，有老人坐在上面发呆。他的眼睛朝着远方还是天空？没有走近，看不清。

温柔的风吹拂着额头，散步的人神情安详。

这是深圳的一条河，这个时代的一条河。市井已然铺开，新兴的城市渐渐扎根。每一个固定的事物旁边，都开始流传人的气息。庸常也罢，雅致也好，它们凝结起来的喜怒哀乐注定成为新传说。

还有那些动物。在木凳上稍息，和草木对视几分钟就得站起来。多坐一会儿，蚊子便飞来了，神不知鬼不觉叮你一个小包，那个痒啊！别以为它吃饱了就算拉倒，还会呼朋唤友把七大姑八大姨都叫来拿你当午茶。脚上胳膊上后背脖子上，逮哪咬哪。最难耐的是咬手指头，挠也不解痒。水草丰茂，子孓滋生，冬夏之交替，完全中断不了其繁衍生息。它们跟着主人的躯体，如影随形，爱之深则痒之切。

小蜜蜂匆忙地在马利筋上飞来飞去。一只白色的池鹭在水面上倏忽掠过，翅膀带出的空气刚蹭了我一下。未见其渐渐远去，而是一下子消失了。到处是绿色的形状各异的影壁墙。它们总有地方藏身。

草丛里暗流涌动。黑色的罗非鱼一个挨着一个，在水中影影绰绰，突然猛甩一下尾巴，激起一团浪花。过一会儿又用一下。更远处，河中心卧着一条巨大的红鲤，比人的胳膊还粗，引来围观者指指点点。它潜伏于底，先一动不动。水冲来，亦能保持镇定。待一会儿，很贵地摇来摇去。猜测，可能是某些人的放生品，若于此地自然长到这么大，该是个奇迹。

一只蜥蜴，半尺长，腰身纤细而结实，定定趴在路边，背对着路，面向着近在咫尺的草丛。阳光照耀着它，仿佛带着光晕。一个玩滑轮的小女孩站在旁边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它。见我们停下来，小女孩用手示意我们一指——草丛中还有一只更小的，和它同样的颜色，黑中透红。我自语，它们是在谈恋爱吗？妻子说，它可能是在保护孩子，让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，让孩子逃跑。正说着，路边的大蜥蜴“嗷”地一下冲向草丛，那只小蜥蜴紧随其后，同样敏捷。两只蜥蜴瞬间就消失了。水声哗啦啦。

这些行动着的人和动物，把绿色和彩色的背景搅动起来，日夜不停。河流醒来睡去，睡去醒来，明天一睁眼，已经换了一拨人，蜥蜴也有了下一代。



南粤繁华图（中国画）

□张弘

身处小小花园，觉得别有洞天，仿佛置身于广阔无垠的大自然中

当南国已是天寒地冻、北风怒号的寒冬，地处南半球的悉尼却是赤日炎炎的盛夏。如果雨水充沛，气候湿润，花园中的红花怒放，绿叶争翠，一片生机勃勃。夏季的蔬菜瓜果长势喜人，硕果累累。

家里的花园，成了我生命中的绿洲。冬日，找个避风向阳处，放置一张躺椅，音乐在侧，闭目养神；夏天，屋檐下通风凉快，放一桌一椅，喝茶读书，悠悠我心。清晨步入花园，弯腰伸腿，

父亲卖瓜直爽，称瓜干脆，称好后，再抹个零，没有顾客不喜欢父亲这样的卖家

无西瓜，不夏天，西瓜实在是夏天的妙物。呷字学语的儿子，自上次吃过一次西瓜后，就记准了西瓜的滋味。随我下楼散步，路过水果店时，小家伙两眼放光，举着手，径直奔向西瓜，嘴里还喊着：“西瓜，大西瓜……”

儿时，我常跟随父亲去地里照看西瓜。西瓜的幼苗比较娇嫩，拔草要及时。长出小瓜后，要抓紧定瓜、留瓜，这时候就要有选择性地“断舍离”，一般每蔓只留一个瓜，留哪个位置的瓜有讲究，主蔓的第二个或第三个果，以及侧蔓的第二个果，瓜型端正，容易生长，是最好的坐瓜节位。定瓜后，西瓜进入膨瓜期，需要悉心做好水、肥管理。西瓜长到一半大小的时候，就要垫瓜、翻瓜，使西瓜受热均匀，圆滚翠绿，还能提升西瓜甜度。

凡事把握度，不游离，不舍本，才是获得真幸福的关键

读《蒋勋说〈红楼梦〉》，感受最深的是他紧扣文本，结合自己的学识、经历、理解、体会和视角，逐句逐段，逐人逐事地讲解。他认为：“不是说考证不重要，但是我们读小说的时候，它就是小说，读起来要很好看。我们要读进去，让它跟我们人生之间有一种对话，不一定要把它当成研究工作来做。”他讲的是曹雪芹八十回版本，回到作品原貌；讲的是少男少女的青春王国，回到作者体验；讲的是以贾府为中心的政治社会生态和家族没落，回到作者反思；讲的是小说架构编织和语言运用，回到文学本身，深入浅出，旁征博引，让人耳目一新。

阅读经典的目的是找到共鸣、开阔视野、受到启发、汲取养分。但经典著作大多年代久

活动筋骨，采摘瓜菜，露珠沾衣。空闲时，提个水壶，拿把铲子，浇水松土，拔草捉虫，瓜菜见长。以往园里的草坪雇人来割，而今自己动手，完工之后，一身大汗，浑身舒畅。

再说可爱的樱桃番茄。以前每年都要去买秧苗，而今年它们却不请自来。我在地里先后发现了十多棵类似樱桃番茄的秧苗，又不能确认，借助手机中的“识花君”才得以证实。然后把它们分别种在四块地里，现在果满枝头，一处为红色

樱桃番茄，而其他三处均为黄色小番茄。果实清脆爽口，稍有甜味。

我在花园里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。清晨，鸟语花香，神清气爽；白天，蜂蝶纷飞，相映成趣；晚间，月光泻地，凉风习习。园墙内外，绿树成荫；橘子橙子，挂满枝头，蔬瓜满园。

风轻云淡看世界，心底无私天地宽。身处小小花园，觉得别有洞天，仿佛置身于广阔无垠的大自然中。

□顾泽元[澳大利亚]

我家的花园

枝，放在地旁，菜籽晒干后纷纷掉入土中，再把有籽的泥土分散到各处。第二年春天，在日月春风雨露滋润下，莴苣籽伴着春风遍地发芽，茁壮成长。再说说可爱的樱桃番茄。以前每年都要去买秧苗，而今年它们却不请自来。我在地里先后发现了十多棵类似樱桃番茄的秧苗，又不能确认，借助手机中的“识花君”才得以证实。然后把它们分别种在四块地里，现在果满枝头，一处为红色

“咔嚓”一声吃西瓜

□雷亚梅

着夏天的甜味，不需要多余的话，往街上一摆，就引得乡亲们来抚摸一下青翠圆滚的西瓜，心里默默期盼着夏天的好收成，这样父亲就会眉开眼笑，我秋天的学费也有着落。西瓜一天天长，小小的心愿也一天天长大。等到西瓜成熟的时候，天刚蒙蒙亮，我就和父亲去地里摘瓜，父亲说清晨摘的瓜口感更好、更甜。他把又大又圆的头茬瓜挑出来，用板车拉着去街上卖。而我坐在车上的西瓜堆里，跟着父亲上街卖瓜。

我和父亲，一大一小都嘴笨。父亲很腼腆，不会叫卖，压根不懂该怎么夸自家的瓜。他安静地站在街边的角落，等着顾客到来。我也很害羞，嘴巴紧闭着，眼睛则不停地打量着来往的行人。好在我的西瓜给力，圆、大、甜、鲜，刚从地里摘下来的西瓜，连果皮都带着夏天的甜味，不需要多余的话，往街上一摆，就引得乡亲们来抚摸一下青翠圆滚的西瓜，心里默默期盼着夏天的好收成，这样父亲就会眉开眼笑，我秋天的学费也有着落。西瓜一天天长，小小的心愿也一天天长大。等到西瓜成熟的时候，天刚蒙蒙亮，我就和父亲去地里摘瓜，父亲说清晨摘的瓜口感更好、更甜。他把又大又圆的头茬瓜挑出来，用板车拉着去街上卖。而我坐在车上的西瓜堆里，跟着父亲上街卖瓜。

之外，不知道自己还会什么。他这个赚钱，是以消耗生活和健康本身为代价的。

游离本身，是人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：得陇望蜀，破罐子破摔，随波逐流。人感觉累，不是自己的初衷，更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，而是被欲望和诱惑驱使，游离了人和事本身太多，恋爱不谈感情谈条件，读书不谈感悟谈篇目，履职不谈担责谈宣传，生活不谈话宜谈攀比，教育不谈话感谈分数，专业不谈话业谈谋略，品行不谈话底线谈利害，运动不谈话健康谈强度，等等。

每作一个决定，从本身出发，看看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；每过一个阶段，审视一下游离了多少，要怎么回归，就拥有了万变不离其宗的回到本身的能力。凡事把握度，不游离，不舍本，才是获得真幸福的关键。

陈启银

陈启银